

巴金选集

5

海的梦
春天里的秋天
憩园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巴金选集

5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选集.(第五卷)海的梦 春天里的秋天 憩园 /
巴金著.—3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20-07762-3

Ⅰ.巴… Ⅱ.巴… Ⅲ.①巴金(1904~2005)-选集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0997号

BAJIN XUANJI
巴金选集(第五卷)

HAI DE MENG CHUNTIAN LI DE QIUTIAN QIYUAN
海的梦 春天里的秋天 憩园
巴 金 著

责任编辑	王华光
封面设计	张守义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祝 健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3.5
插 页	4
字 数	255千
版 次	1982年1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3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7762-3
定 价	24.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作者一九四八年在上海



作者一九四四年写《憩园》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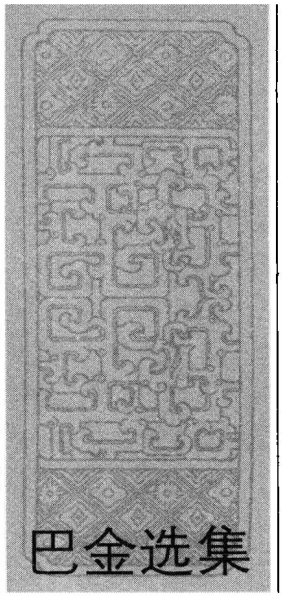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海的梦（1932） …… 001
序 …… 003
改版题记 …… 005
前篇 …… 007
后篇 …… 035

春天里的秋天（1932） …… 057
序 …… 059

憩园（1944） …… 111
后记 …… 212



第五卷

海的梦

给一个女孩的童话

(1932)

序

我爱海。我也爱梦。

几年前我在地中海上看见了风暴，看见了打在甲板上的浪花，看见了海的怒吼，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

青的天，蓝的海，图画似的岛屿，图画似的帆船。

我见着了那个想在海岛上建立“自由国家”的女郎了。

在海上人们常常做着奇异的梦。但这梦又屡屡被陆地上的残酷的现实摧毁了。

今年我以另一种心情在陆地上重温着海的梦，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我带了它去南京，为的是想在火车上重温“海的梦”。

然而上海的炮声响了。我赶回到上海只来得及看见北面天空的火光，于是又继续了一个月痛苦的、隔岸观火的生活。后来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我的住所和全部书籍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的、绝望的呼吁（“我们应该怎样做?”）以后，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在路上一面思索，一面诅咒，这时候我又睁起眼睛做了一个梦。

陆地上的梦和海上的梦融合在一起了。旧的梦和新的梦融合在一起了。

于是又开始了我的忙碌而痛苦的生活。这其间我曾几次怀着屈辱的、悲哀的、愤怒的心情去看我那个在侵略者占领下的故居，去搬运我那些劫余的书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但这一切我终于忍受下去了。

每天傍晚我带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的家，在平静的空气中我坐下来拿起笔继续我的“海的梦”。但这不再是从前的梦，这梦里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了。

于是在平静的空气中，我搁了笔。我隐约地听见海的怒吼，我仿佛又进到海的梦中。但这不是梦，这海也不是梦里的海。这是血的海，泪的海。血是中

国人民的血。泪是中国人民的泪。我把我自己的血泪也滴在这海里了。

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罢。那么这海的怒吼也是不会停止的。将来有一天它会怒吼得那么厉害，甚至会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如那个女性所希望的。

写完了这小说，我的梦醒了。

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

这不能够是梦。这样的一个女性是一定存在的。我要去找她，找她回来在陆地上建立她的“自由国家”。

巴　金

1932 年 6 月

改版题记

这本小书是我三年前的旧作，这次收回来改版重印，自己也曾校改一遍，改正了一些初版误植的字和不妥当的字句。我喜欢这本小书。我还记得写它的情形。这是热情的产物，我写它时连思索的时间也没有。是热情不许我思索，因为它自己要奔放出来。我每晚拿起笔就写，写到觉得可以暂时打住时就放下笔。我写得很快，而且自己也觉得写得痛快。写完了它，我就坐海船离开上海了。

去年年底我又写过一篇题作《海的梦》的短文，里面说：

“在这只离开‘海的梦’里的国土的船上，我看见了那伟大的海。白天海是平静的，只有温暖的阳光在海面上流动；晚上起了风，海就怒吼起来，那时我孤寂地站在栏杆前望着下面的海。”①

又说：

“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信似乎写到这里为止。其实我应该接着写下去：那山一般地涌起来的、一下就像要把轮船打翻似的巨浪曾经使我明白过许多事情。我做过‘海的梦’。现在离开这‘海的梦’里的国度时，我却在海的面前沉默了。我等着第二次的‘海的梦’。”

最后的话是：

“我还有勇气，我还有活力，而且我还有信仰。……

① 见我的散文集《点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带着这样坚决的自信，我掉头往四面看。周围是一片黑暗。但不久天边就有一线微光开始出现了！”

现在重读《海的梦》，我还有这样的心情。我始终不曾失掉过信仰。所以我敢把这本小书（它不大像童话，又不大像小说）献给我的读者。

巴　金

1935 年 12 月

前　篇

1　一妇人

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我们已经有三天不曾看见陆地了。在我们的周围只有蓝色的水，无边无际的，甚至在天边也不曾露出一点儿山影来。陆地上的一切对于我已经成了过去的梦痕。蓝色的海水在我的眼前展开。海水一天变换一次颜色，从明亮的蓝色变到深黑色，这告诉我们：夜来了。

对于在海上的我们，夜和日是没有多大分别的，除了海和天改变颜色外。在夜里，空气虽然比较凉爽，但是躲在舱里依旧很热。而且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渴望，所以我不能够早睡。她似乎也是这样。我已经这样地遇见过她三次了。

这一晚比前两次更迟。水手们也已经睡了。除了船摇动、风吹桅杆的响声，再没有别的声音。不，不能说没有别的声音，因为海水还在船底下私语，偶尔还有脚步声轻轻地从舱里送出来。

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她靠着栏杆看海，我站在甲板上望星星，不仅望星星，还看她，看她的头发。

海漆黑得吓人，漆黑得连白沫也被它淹没了。我从天空把眼睛移下来的时候，我只看见一片黑色。她的衣服和海水是同样的颜色。只有在头上闪耀着金黄色头发，使我记起了星光。我又抬起头去望星星。

天空是深蓝色，上面布满了星星的网。这网紧紧地盖下来，盖在我们的头上。星星在网眼上摇动，好像就要落下来一般。我曾几次想伸手去摘下几颗星星，因为它们离我太近了。看着星光我又想起她的头发，我便埋下眼睛去看她的头发。

她依旧不说话，甚至不曾动一动身子。她只顾望着海。我不知道海里有什么秘密，值得她这样久看。

于是我也走到船边。我慢慢地走着。我留意着她的举动。我想她听见我的脚步声也许会掉过头来看我。那时候我就会看见她的脸和她的眼睛了。我想看

她的脸和眼睛，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看见星光，我还想从那里知道海的秘密和她的秘密。

在这样的黑夜，一个穿着与海同样颜色的衣服的女人，头也不掉地望着海。这决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我走到了船边，我也靠栏杆站着，离她不近，但也不远。我留意她的举动，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她依旧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好沉静的女人！看她这个样子，好像世界上就只有她一个人，还有海，此外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失望了，我知道我再没有别的办法探到她的秘密了。但是我还不能不偷眼望她。我咳嗽，想引起她的注意。然而这也没有用。她好像已经死了，或者成了化石了。

我又把身子向她那边移动了几步。她依旧不动，而我却没有勇气再移近些。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冷气，好像她的身子被冷气笼罩着，或者冷气就是从她的身上发出来的。我不觉惊疑起来：她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内我甚至以为她是一个海妖，虽然我以前并没有见过海妖。但是过后我又觉得自己想错了，因为白天我曾在饭堂里见过她，固然我不曾看清楚她的面貌和眼睛，但身材、背影和衣服我却记得清楚。一定是她，她也许是一个寡妇，所以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我知道年轻的寡妇常常有奇怪的举动。

她这样地看海，这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是一个老于航海的人，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如此地爱海。是的，一个年轻女人能够默默地对着海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我简直想象不到。但有一件事却是十分确定的：她和海之间一定有过什么关系，她的秘密和海的秘密是连在一起的。

我从她的身上无论如何探不到她的秘密了。我便埋下头去看海，我想我或者可以探出海的秘密来，而她的秘密又是和海的秘密有关联的。

我埋下头，眼前的景象马上改变了。海，我素来熟识的海这时候却变得陌生了。我只看见一片深黑色，但这不过是表面的颜色，渐渐地颜色变得很复杂了。好像在黑色下面隐藏着各种东西，各种活动的东西。深黑色的表面在动，它似乎有一种力量使得我的头也跟着它动了。我要定睛看着一处，但是我的眼光一落在深黑色的表面上，就滑着滚起走了。复杂的颜色不住地在我的眼前晃动，但它们永远突不破深黑色的表面，所以也永远不能够被我的眼光捉住。

我的眼光继续在这表面上滚着，我仿佛听见了它的声音。于是这表面突然跳起来，张开口就把我的眼光吞下去了，然后吐出一些白沫来。我略略吃惊，随后又投下新的眼光去。

海不再像先前那样地私语了。它现在咆哮起来。它的内部似乎起了骚动，它的全个表面都在颠簸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眼光便不能够在那上面滚

动了。海面到处张着口，眼光一落下去就被它吞食了，从没有一次能够回来告诉我海的秘密。

海在咆哮了。它不能忍耐地等候着它的俘虏。我的眼光自然不能够满足它的欲望。它是那样地激动，那样地饥饿。它好像在表示它已经好久没有找到牺牲品了。它跳动，它的口里喷出白沫。它似乎不能够再安静地忍耐下去了。

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恐怖。我看见它的口愈来愈张大，而载着我们的这只船却愈来愈变小了。事实上这是可能的：我们的船会随时被它吞下去。我的心厉害地跳动着。似乎有人突然间倾了一盆冷水在我的头上，我开始战抖起来，我甚至紧紧握着栏杆，害怕我的身子会被海先吞下去。

我畏怯地抬起眼睛去看她。她依旧不动。她没有做出一点害怕的样子。她和海好像彼此很了解。冷静的她和深沉的海一定是好朋友。然而奇怪的是海已经由私语变到咆哮了，而她还依旧保持着她的沉静。如果我说海的秘密是在找牺牲品，难道她的秘密也是这个吗？她也是在等候她的俘虏吗？

我这样问自己，我却不能够给一个决定的回答。我有时甚至害怕起来，我怕她也怀着像海那样的心思。但随后我又想一个女人居然如此镇静，如此大胆，那么做男人的我岂不感到羞愧吗？这样一想我就勉强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了。

我们依旧立在那里，都不说一句话。她完全不动，我却有时掉头去看她，或者看头上的星星。

星星渐渐地隐去了，这时候天和海成了一样的颜色，天在我的头上显得很高了。船在颠簸的海上不住地向两边摇动，海开始跳荡起来，向四处喷射浪花。

“还是回舱里去睡觉罢，今晚上一定有大风浪。”我这样自语着，我又掉头去看她。

她的身子似乎动了动，但是她并没有掉过脸来看我。

我的好奇心鼓舞着我，我渐渐地胆大起来。我又自语道：

“恐怕是个俄国女人罢，西欧的女人没有像这样沉静的。”

自然，这话是说给她听的，我一面说，就把身子向着她那边移得更近一点。

她并不理我。我失望了。我便把头埋下去看海，心里在盘算用什么办法打破她的沉默。

“喂！先生，请问你老是跟在我的身边，是什么意思？”一个女性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这一着我倒料不到。我惊讶地掉过头去看。

这一次我看见她的整个面貌了。我的眼睛和她的眼睛对望着。甲板上的暗淡的电灯光从侧面射过来，正射在她的脸上，照亮了她的大半边脸。是美丽的面貌，眼睛似乎比海还深沉，额上几条皱纹使面容显得更庄严。此外再没有什么特点了。论年纪不过三十光景。

“我想知道海的秘密，我是在看海，”我低声答道，我好像在对自己说话。

“海的秘密？你想知道海的秘密？”她惊讶地问。她的眼睛突然发了光，显然地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鼓舞着她，使她的眼睛会有这样迅速的变化。但这是什么东西，我却不能够知道。她把脸又一次掉过去望海，然后又回头对我说：“这世间居然还有人想知道海的秘密！我问你，你为什么想知道海的秘密？而且关于它你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她急切地等候着我的回答。

我自问：应该怎样回答她呢？关于海的秘密我一点也不知道，而且我想知道海的秘密，也无非为了想知道她的秘密。这是可以直说出来的吗？

我正为这件事踌躇着。她又开口了：“唉，你原来和别的男人一样。你们男人都是一样的平凡的、顺从的奴隶，都是不配知道海的秘密的！”她的脸色又变了，显然她对我失望了，失望却引起了她的愤怒。她好像在责备我：“从你们男人中间找不出一个伟大的人，只除了我的杨和那个孩子以及别的几个朋友。然而他们已经死了。”

她的严厉的面容和声音本来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她的全身好像具有一种力量，很快地就把我征服了。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惶惑地向她辩解我并不是顺从的奴隶。

“是啊，你们男人都是奴隶！不错，也许有一个时候不是的，然而等到别人拿机关枪和大炮来对付你们，你们就都跪下去了。”她说着，眼里射出火，两颊变得绯红，就在暗淡的电灯光下也可以看出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生气，我以前并不认识她。但这时候我已经猜到一点了：在她的心里一定有着一种可以撕裂人心的仇恨的记忆。我完全忘记了她的话里所含有的轻蔑，我只想知道她的秘密。

“我已经看见过不少的男人，”她继续说，“我希望在你们男人中间还可以寻出像我的杨、我的孩子那样的人，然而结果我只找到一些奴隶，一个比一个卑劣，都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为了这个利益他们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信仰和父母。我把我的故事、杨的故事、那个孩子的故事告诉他们，只博得他们的哂笑。是的，我每次见到一个男人，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他，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回应。我常常问自己：难道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吗？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点希望了吗？”她说着把一只手紧紧握着栏杆，用力摇撼。但是铁栏杆一点也不动。她更是愤激了，这时候她显出来她并不是一个冷静的女人。她竟然是这么热烈！

我的感情也突然变了。我很想找话安慰她，也许我还想做点事情来表示我并不是一个顺从的奴隶。可是我究竟做什么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一个勇敢的人，勇敢的人都死光了！”她愤激地说下去，并不等我分辩。“我努力过多少次，我又失望过多少次。每一次努力的结果只带来更大的悲哀，贡献更大的牺牲。在埋葬了我的杨以后，我又断送了那

个孩子的生命。还有许多的同情者至今憔悴在监牢里。是的，我还活着，我活在漂泊里；同样那些屠杀者、占据者、剥削者也还活在欢乐里！奴隶们也还活在痛苦里。而我们的事业却愈来愈没有希望了。从前杨死在我怀里的时候，我曾经对他宣誓要继续实现他的未竟的志愿。那个孩子死在我怀里的时候，我也宣誓要完成他的未完的工作。我找不到那个孩子的尸体。然而海却是杨的最后安息地。我的誓言也是对着海发的。海便是见证。可是从那时候起我又和它见过几次面。它永远这样对我咆哮，而我依旧这样孤零零地到处漂泊。我永远这样白费我的精力。”她说到这里就长叹一声，声音里充满了悲愤。她又把眼睛掉过去望海，对着海说：“海呀！你是见证。请你替我去告诉杨：我还活着，我还没有忘掉他，我还要不顾一切，努力实践我的誓言，一直到死！”她就不再把头掉过来了。

2　一个民族的大悲剧

我渐渐懂得她的秘密、她的悲愤的原因了。但是我不知道她的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不曾听说过杨这个人和他的运动。然而对她的话我只感到同情。我想找适当的话将这同情表示出来，使她相信我。我开始在思索。我渐渐地感觉到我的身体内部起了变化。我似乎不是先前的那个人了。我渐渐沉溺在回忆里。于是被忘却了的事情突然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我说：“我愿意你相信我并不是屈辱的奴隶。我是一个席瓦次巴德。你应该知道在犹太人里面席瓦次巴德一家从来没有出过奴隶。”

我的话果然发生了效力，我看见她马上转过头来看我。她的脸被一种喜悦的光笼罩了。她用惊喜的声音问道：“席瓦次巴德，就是最近在巴黎刺杀彼特留拉匪徒的那个犹太人吗？”

“是的，”我用严肃的声音回答说。“从前有一个诗人席瓦次巴德帮助波兰独立，死在战场上。又有一个少女参加俄国革命党被处了绞刑。还有一个席瓦次巴德在彼得堡的大火中因为救一个小孩葬身在火窟里。像这类的事是很多的。”

“这些我都不知道。虽然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关于犹太的事我知道很少。便是席瓦次巴德刺杀彼特留拉匪徒的事情，我只是偶尔在报上看见了一点简略的记载。[①] 你可以详细地告诉我吗？”她急切地问道。

我想，这样我们是近于互相了解了。我很高兴，便热心地答道：“自然，席

① 犹太革命者席瓦次巴德在巴黎用手枪打死白俄将军彼特留拉，这是一件真事。席瓦次巴德的审判1927年10月下旬在巴黎举行，10月26日席瓦次巴德被判决无罪释放。27日法国《人道报》的头条新闻是：“席瓦次巴德无罪释放。陪审员谴责乌克兰‘波格隆’负责者、反布尔塞维克的匪帮。”——作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